

90后化妆师在东北县城里当“鸵鸟女王”

“鸵鸟有多少根毛？”
“一身毛。”这是王雪给出的答案。

说这话时，王雪正被一群鸵鸟围在中央，她手上捧着包菜，在镜头前妙语连珠。每天有几十万人在直播间静候她出现，就为了看她面对各种问题时，会给出怎样的答案。“有趣。”这是许多快手老铁对她的评价。

鲜有人知的是，在成为万众瞩目的“鸵鸟女王”之前，王雪经历了一场人生低谷。她16岁开始打工，21岁创业，29岁事业骤然归零，在最无力的日子里，她一度夜不能寐，不出门，也不见人。

好在还有家人的支持，她壮着胆子，开始站在鸵鸟面前。她发现，曾经自己深为恐惧的鸵鸟其实一点儿都不可怕。而更重要的，是她渐渐走出了失败的阴霾，再次找到了生活目标。

人生就像一座迷宫，就算有再多的死胡同，也总有一条路可以走通。

鸵鸟养殖专家

时间刚过正午，王雪已经全副武装完毕，站在自家院落正中。藏蓝色的夹克衫和牛仔裤把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厚厚的橡胶手套也在手腕上扎了个结实，渔夫帽遮住了耳朵，日光之下，只露出一张小巧的脸。

紧接着，她随手抄起了一个大包菜，径直来到了一排围栏前。她朝着前方高喊一句“吃饭”，不过几秒钟，空旷的栅栏边就冒出一只又一只大眼生物——长长的脖子像藤蔓，脑袋上长满了短短的绒毛，嘴巴又长又尖像铁铲。

这些“铁铲”从天而降，飞快地啄向王雪的手心。三下五除二，那团包菜就被瓜分一空。蓝天白云间，响起清脆的咀嚼声。

这是一群鸵鸟。不在遥远的非洲大草原，也不在游人如织的动物园，它们生活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巴彦县。王雪是这群鸵鸟的主人，也是快手上的“心雨”。

每天中午12点，是这位“鸵鸟头子”出现在直播间的时段。支起手机的她马上就被鸵鸟团团包围，她淡定从容，一边喂鸵鸟，一边跟着直播的网友互动。

开始的话题总是与鸵鸟养殖密切相关，“一年成熟，两年下蛋，吃包菜、玉米、西瓜、高粱……”渐渐地，话风开始跑偏。“鸵鸟啥学历？鸵鸟家里蹲。”“鸵鸟活多少年？鸵鸟60年，一鸟养三代，人走鸟还在。”最后，她变成了段子手。

当然，还有保留项目——骑鸵鸟。小小的身躯登上大大的鸵鸟，像是《尼尔斯骑鹅旅行记》出现在现实世界。王雪轻轻一拍，鸵鸟便甩开健硕的双腿，身后腾起一阵烟。

化妆师与养鸟人

1994年，王雪出生于哈尔滨市巴彦县。这座有70万人口的繁华县城以畜牧业闻名，不过对当地大多数女孩子而言，养殖这行当似乎永远不会与自己产生任何交集。

16岁那年离开校园后，王雪选择成为一名化妆师。两年的学徒生涯终结，她独自南下闯荡。

18岁到21岁，是漂泊的3年。王雪不停地寻觅，停靠于一座又一座城市。渐渐地，她开始小有名气，甚至有上海的客人慕名而来，指名让她来做婚礼妆造。加班加点成了常态，那时，凌晨两点开始忙碌也不罕见。

慢慢地，王雪开始想家了。2015年，她决定回巴彦。

带着自己3年的积蓄，王雪在县城最繁华的地段开了一家名为“千色新娘”的妆造店。彼时的巴彦县还流行着传统的影楼风，她的妆造店引起许多年轻人的关注。最繁忙时，一天十几个订单。

接下来的几年，店里的生意顺风顺水，巴彦县里许多人都知道了“千色新娘”，也记住了一个叫“小雪”的漂亮女老板。

在这样的波澜不惊里，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。

一件事发生在2015年。王雪与初中同学韩鹏重逢，久未谋面的两个人相谈甚欢，后来成为情侣。另一件事发生在

2018年，40只毛茸茸的鸵鸟幼崽，千里迢迢，来到了乡下院落。

养殖鸵鸟是韩鹏的主意，但对门外汉来说，养鸵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——喂食时要盯着，怕淹死；喂食时盯着，怕吞了螺丝；夜半三更，鸵鸟已经睡了，人却要爬起来，悄悄蹲在一旁，确认它们安然无恙。

如此小心呵护，幼鸟一天天长，褪去了褐色的毛，长出了黑色的羽，变成了几百斤的庞然大物，硕大的眼睛“骨碌碌”来回打转，脖子扭来扭去。

韩鹏说：“你瞧啊，多可爱。”那时的王雪一点儿也不喜欢鸵鸟，她胆子小，只敢站在十几米外，遥遥望着围栏之内被鸵鸟团团包围的韩鹏。

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两个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理应一个忙着跟人打交道，一个忙着跟鸵鸟打交道。

大不了从头开始

“千色新娘”的生意一落千丈，关店那天，站在招牌下，王雪望着阳光明晃晃地落了一地，落在紧闭的大门上。韩鹏说：“关门就关门吧，我养你。”

2021年，两个人举办了婚礼。婚后的日子，韩鹏少有闲暇，乡下的鸵鸟越来越多，从几十只到上百只，他要忙着照看幼鸟、找销路。王雪明白，韩鹏如此辛劳，是希望自己早日走出阴影。

她很少出门，不愿见人，就怕别人聊起和妆造店有关的话题。2022年的一天，韩鹏突然说：“要不，你做直播吧？”

直播也是为了养鸵鸟，韩鹏已经做了一段时间。在快手上，这个东北大汉日日对着镜头，张口闭口都是鸵鸟养殖技术。观看的人寥寥，不过订单也有一些，这给了韩鹏希望。他想，这未尝不是一种销售方式。

一个精致的妆造师，和鸵鸟扯上关系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王雪忐忑地站在了鸵鸟面前，仰着头，第一次近距离打量起这些怪头怪脑的家伙。

她先是谨慎地伸手，试着在羽毛上摸了一把，鸵鸟一动不动，只是居高临下地打量着她。她长出了一口气。

结果下一秒，“嘭”的一声，一个硕大的鸟喙从天而降，结结实实砸在了她的脑壳上，她顿时龇牙咧嘴。这下，王雪算是见识到鸵鸟的厉害了，从此不得不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。

“大家好，我是心雨，身后就是我家养的鸵鸟……”最初的那段日子里，她像个蹩脚的演员，每天对着寥寥无几的观众默默演着独角戏。收获也有，比如她越来越熟悉鸵鸟养殖的点点滴滴，也越来越觉得鸵鸟可爱。

渐渐地，她不再害怕鸵鸟了。终于有一天，她尝试着翻上鸵鸟的背。

初骑鸵鸟，她战战兢兢，鸵鸟横冲直撞，她也吓得不敢动弹，终于有一次，“扑通”一声，摔得结结实实。韩鹏心疼她，她却不服气，说“再来”。

这样一次次尝试，村子里便多了一个女骑手的身影。一人，一鸟，穿过田野，穿过一间一间村舍。

骑在鸵鸟背上向前冲

坚持做一件事情的感觉就像等待幼鸟出壳。

慢慢地，王雪成了鸵鸟养殖专家。直播间人气逐渐上涨，也换来了越来越多的订单。王雪愈发觉得，这样每天和鸵鸟在一起，也挺好。

2023年6月的一天，直播间忽然涌入了3万人。他们叫她“大嘴”，管鸵鸟叫“子涵”“子轩”，除了不问鸵鸟养殖技术，其他什么都问。

“鸵鸟能打游戏吗？”“鸵鸟喝酒吗？”“鸵鸟会写作业吗？”……天马行空的问题看似刁难，没想到，王雪的回答同样天马行空。

从此她的直播间风格大变，讲鸵鸟养殖，也开始了脱口秀。结果，账号迅速增粉至上百万人，每天有几十万人准时守在直播间，就为了看她喂鸵鸟、骑鸵鸟、跟鸵鸟抢帽子。

还有许多人慕名来到他们的养殖基地，为了给鸵鸟喂包菜、骑鸵鸟，也为了亲眼看一看王雪。许多外出打工者也在她的启发下归乡，开始养鸵鸟。王雪和她的鸵鸟，让他们找到了方向。

2023年，王雪通过直播间卖出了4000多只鸵鸟，一年流水超过400万元。物质收获很重要，但她收获的并不只有物质。

对那些挫败的日子，她已经释然了。生活就像一个迷宫，纵然千辛万苦，只要继续探寻，总能找到方向。

王雪的鸵鸟会继续养下去，她要骑在鸵鸟背上，一直冲，走过人生的四季。

(来源：读者原创版)

